

陈城现在觉得她和徐红成了好朋友,很多陈城听了后会脸红的话,徐红也会对她说。中午她们经常一起在学校食堂吃饭。而范天舒似乎离陈城越来越远,仿佛已经不再是陈城的朋友了。

朋友,真的是一种需要和被需要的关系。那些不见面的朋友,充其量只是个名字,一个符号,或者想到这个符号时,心里,不,是脑袋里,通过的一股电流。而当这个符号某天又出现在你面前时,你们又是朋友了。所以"友谊地久天长"真的是字面上的意义,友谊只有在朋友在同一个地方时才有,也只有见面这一天这么长。

这天中午,陈城和徐红一起吃饭。和徐红在一起的时光,陈城的心情就和徐红的情绪波动一样,一直在坐过山车。

和一个不爱你的男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他的睾丸酮随着布郎运动,蹿到你鼻腔里,你随之产生的 激情激素(pheromone),又通过布郎运动而充满了他所在的区域。可是这些激情激素完全和他自身产生的激情激素不契合,他萎靡掉了,不再分泌睾丸酮了,直到你产生的激情激素渐渐散去。

女人的心情和欲望就随着房间里的睾丸酮的高低而起伏,这就是年轻男女吵架的原因吧?

吃着饭,徐红告诉陈城, 昨晚彭宇和她做了。徐红说这话时,脸上居然还有一丝红晕。陈城嘴里正有饭菜, 来不及发表感想, 徐红又说了:"彭宇这个人真不怎么样。"

陈城问:"怎么不怎么样?" 心想"他这不是同情炮吗?"

徐红愤愤得说:"居然提起裤子就走人。"

陈城心里想:"这还不是你惯的。" 又想:"我会不会和一个可怜我的人做?"

陈城正想着,徐红突然对着面前那盆饭菜掉眼泪。陈城问她怎么了。徐红指着那盆菜,哽咽得说不出话。

陈城看了一眼,就是食堂卖的很普通的一盘菜:土豆,胡萝卜和猪肉红烧在一起。这个算是中国菜。中国学生都戏称它为红烧肉,可是肉少得可怜,土豆胡萝卜是用来充数降成本的。

徐红说,她和彭宇都不会做饭,每次食堂有这个菜,彭宇都会买来给她吃,对她说:"老婆,你太瘦了,多吃点。" 徐红说到这,眼泪又往外飙,说:"我现在才知道,他不是嫌我瘦,而是嫌我瘦而无胸。"

徐红又接着说,她清晰的记得她把第一次给了彭宇后紧紧抱着他说,好想现在跟他一起死掉啊,最快乐的时候死掉,剩下的日子可以都不要了。彭宇对她说,你傻啊,越往后越快乐的,快乐的日子看不到头。

陈城听了心里感慨,无论谁的诺言,都跑不过时间。彭宇承诺的看不到头的快乐一下就到了头。

徐红承诺剩下的日子可以都不要，可是她还要。

徐红又说：“有一次在做爱的时候，他说了句夹我，我哗一声眼泪就出来了。完事后，他问我为什么哭了。我死活都没告诉他。其实，让我潸然泪下的是，我把‘夹我’听成了‘嫁我’。”

陈城听了后，唏嘘不已，女人还真得会为情所困，为情所伤啊。

她伸出手，握住徐红的手：“别哭了。放手吧！彭宇显然已经不爱你了，纠缠下去只会越发痛苦。你们没有孩子，也没有财产纠葛，分手也并不麻烦，就当谈了一场恋爱，终止在最恰当的时间。彭宇这么个帅哥，和你风花雪月一场，你也不亏啊！”

陈城又说：“你其实并不是怕失去他。你是怕失去。试想有一个更帅更聪明的哥哥喜欢你，这个新哥哥又对你特别好，我可以肯定你会把彭宇立即抛在脑后十万八千里。”

徐红说：“道理似乎都懂，修行真得很难。我现在心里根本放不下他！”

陈城放开握住徐红的手：“这只能靠时间了。”

陈城接着说：“你是学物理的。你应该比我懂，两个人在一起，是否和谐，是否有很好的沟通，这是一个匹配问题。比如，在微波电路里，如果希望能量有很高的传输效率，匹配问题十分重要。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相处，也与之类似。而两个相爱的人能否走到一起，也是一个匹配是否理想的问题。”

徐红说：“是不是我和彭宇一路走来越来越不匹配了？”

陈城答：“换种说法，其实有个与你更匹配的人在什么地方等你，你不知道是谁，但一定有那么个人。”

说到匹配，陈城就想她和高阳算匹配吗？两个在一起时很快活，也很聊得来。周二周四都是她期待的日子。

按照好莱坞的经典桥段，男女主角一见面不是一见钟情，第一件事也不是滚床单。作为有深度的男女主角，见面第一件事居然是吵架，互相看不对眼，然后因吵架而生情。

她和高阳见面就轻声细语说话的这种，无论在好莱坞，宝莱坞还是坏莱坞，是不是根本就够不上男女主角的级别？

她对他根本不了解，她不知道他年龄多大，不知道他喜欢什么。除了知道他很聪明，会跳舞，少年班，有个博士学位，亲切和霭，不令女性讨厌，她对他几乎一无所知。

或许吵架真的是通向互相了解的桥梁。英语里有一句俗语叫“*There's a thin line between love and hate.*”爱和恨之间只隔着根细线，说的或许就是这个意思。

又到星期二了，这次陈城早早就到了 Le Papillon。她点了茶，自己先喝着，又点了牛肉粉和三明

治，让小二过一会上，然后照例拿出那本计算机系的圣经"数据结构和算法"(Data Structure And Algorithms)。

捧着书，她就想，整天读这本书，会不会人读傻掉？

在所学到的数据结构里，她最喜欢的是红黑树。红黑树是类平衡的二叉树结构，在 STL 和 Linux 里都有运用。

她觉得红色就是女人,黑色就是男人。根是黑色的,那是男人稳稳得站在地上,任凭风吹雨打。树叶也是黑色的，就象男人拥抱着女人，保护她们。而女人则在根和叶中穿梭平衡。

她又想起某个网友仿"致橡树"而写的诗"致二叉树":

我如果爱你—
绝不像贪婪的迪杰斯特拉 (Dijkstra)
想方设法寻求最短路径靠近你；
我如果爱你—
绝不学繁琐的佛洛伊德 (Floyd)
对结点重复单调的歌曲；
也不止像普利姆 (Prim)
常年工作在稠密图上；
也不止像克鲁斯卡尔 (Kruscal)
检查每一条边权值，构成你的强连通分量。
甚至 AOV。
甚至 AOE。

不，这些都还不够！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最优二叉树，
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结点根，紧握在地下
结点叶，相触在云里。
每一次层序遍历
我们都互相致意，
但没有人
懂得我们的语言。

你有你的哈希 (Hash)方法
折叠、取中，除留余数线性探测；
我有我的排序方法
有冒泡的叹息，
又有英勇的堆排序。
我们分担入栈、出栈、析构。
我们共享深搜、广搜、优搜；
仿佛永远分离，

却又终身相依。
这才是伟大的爱情，
加权邻接矩阵就在这里：
爱—
不仅爱你胸有成竹的动态规划，
也爱你坚持的 B 树红黑树，
极简的时间复杂度。

红黑树的爱情是不是就是她向往的爱情？

当她正沉浸在红黑树的诗意里，小二端上了牛肉粉和三明治，而庄高阳也正好进了店。一坐下，他就直喊饿，拿起筷子就要吃那碗牛肉粉。

陈城用手掌盖住碗，说："不许吃！先回答一个问题。"

他抬起头，略有惊讶："什么问题？"

她说："你几岁了？"

"哈。你为什么要问？"

"好奇。我怕调戏了未成年人。"

他瞪大眼睛："你忘了？上次是我买的酒，收银员看的是我的驾照。"

他接着又说："你呢？你看上去年纪比我更小。我还怕勾引了无知少女。"

"要不你把你的驾照给我看看？"

他提议："要不我们同时把驾照拍在桌上？你敢不敢？"

于是两人各自从钱包里抽出驾照，"一,二,三",就把驾照拍上了桌。陈城眼明手快，抢了他的就看，然后就开始笑："哇，你真是弟弟啊..."

高阳看了她的驾照就不服气："都属猪，算同龄。"

她回他："我 6 个月的时候，你连单细胞都不是啊！"

他更不服了："你看着象 teenager(十几岁)，谁知道你有没有改过年龄？"

陈城听了后，笑着站起来，冲着高阳的方向就倾身过去，她说："你这是无理取闹。你看看我牙齿，哪有十几岁小孩长智齿的？"说着她就长大嘴。

他脖子上亚当的苹果动啊动，他的眼睛直直得盯着她的嘴唇，并没有去看她的智齿，然后他说："

算了，不闹了！我相信你。”

期末到了。星期三下午，陈城乖乖得在办公室批改本科生的程序。这门课期末考试分两部分：笔试和程序。她本以为程序容易改，挑了程序。另一个助教改笔试考卷。如果程序能运行，她稍微瞟几眼，看看界面，就可以相应打分了。可是学生水平参差不齐，大部分很差。一半以上的学生的程序连编译都通不过，还有四分之一的学生编译是通过了，可无法运行。你城不能直接给他们零分，因为很多学生拿到成绩后会来纠缠。所以她不得不打开他们的源程序一行行看，如果语法对了，面向概念用了，或者就是写了很多很多行的苦劳，她能给分就给点吧。但是这样改法真得很辛苦，陈城从下午两点到7点多还苦苦挣扎在一堆破烂程序里。

7点半左右，她点开了EmilyChou的文件夹，里面是Emily Chou的程序。陈城记得Emily是个戴眼镜的很乖巧的华裔女孩，上课总是坐第一排。一运行，界面就起来了，教授所有的要求Emily都实现了，而且界面非常漂亮。

陈城突然想起她改编的一句话：“There's a thin line of code between love and hate.”爱恨之间只隔着一行程序。真的，批改那些无法编译的程序。她杀人的心都有。而Emily的程序则让人如沐春风。

陈城运行完Emily的完美程序，又带着愉悦欣赏一行行看Emily写的，惊叹这个才二年级的华人女孩居然能写出这么干净，逻辑清晰的源程序，Emily以后一定前途无量啊。

突然屋子一片漆黑。电脑屏幕闪了一下，还亮着，你听见“毕普”一声，原来紧急电脑电源UPS启动了。陈城知道这个UPS只能维持10分钟左右。这10分钟她能干什么呢？她借着屏幕发出的微弱光亮，辨明了门的方向，打开了办公室的门。整个楼道比屋里更暗，原来是突然断电了。她四下张望，整层楼居然连应急灯都没有，只有无边无际的黑暗。远远得听见有些人在说话，还有一些细碎的脚步声，但所有的声音都很飘渺，陈城感觉自己正置身于一个恐怖电影的场景，又仿佛在恶梦中。

她赶紧把门关上，不想让屋里仅有的光漏掉一点。回到屋里，拿起桌上的电话，想给管电的设备处(facility)打电话，又没有号码。

陈城第一个拨出去的号码是徐红的。铃声响了很久，没人接。她知道徐红家的电话是有来电显示的。如果徐红在家的话，她看见陈城的办公室号码不会不接。陈城想给徐红实验室打，可脑子一片空白，记不起那个号码。陈城还算镇定，从电脑上进入物理系网页，噼里啪啦敲了几个词，找到了徐红实验室的电话，打过去，也没人接。她心里要骂人。

停了电空调也没了，陈城心里又急，就浑身冒汗。她手伸到背后解开文胸的搭扣，这才感觉舒服了一些。情绪稍微平复一下，她又拨出了范天舒的号码，铃声刺耳得在她耳边响了很久，直到留言机里出现天舒甜美的声音。陈城直觉天舒在家，但天舒的电话可能没有来电显示，所以用留言机来屏蔽一些不想接听的电话。如果陈城留了言，如果天舒在家，天舒会一分钟之内就回电。她想给天舒留言，但脑子里突然浮现出天舒被压在彭宇身子下的场景，心想别人可能正在快活呢，还是不要打扰了。奇怪的是，这时陈城脸上发烧，身体更热了，下身一股暖流。

挂了电话，又提起来，她想拨高阳的号码。今天星期三，他下班后没课，此时应该在家吧？可是昨

天刚见过面,今天又给他打电话,是不是太性急了?正犹豫,UPS"毕普毕普"狂叫,上面的小红灯也直闪,陈城知道紧急电源也要用光了,必须马上正常关机。她摁下了高阳的号码,也没有人接,留言机响了。"不要搞错啊!庄高阳,你也不在???"陈城在心里叫喊,这最后的机会不容错过,她终于在留言机"毕普"一声后给高阳留了言。留完言,陈城万分不情愿得关了电脑。没有窗户的办公室,顿时坠入漆黑,伸手不见五指,黑的令人窒息。

她浑身觉得燥热,既然文胸的搭扣早已松开,就想索性把文胸脱了吧。然后她右手从短袖体恤衫左袖口伸进去,把文胸肩带移下肩膀,拉到体恤衫袖口外,左手绕出来,肩带就从左手臂那脱下来了。右边的肩带重复同样的程序。最后无论哪只手从体恤衫下摆伸进去,就把文胸直接拿了出来。不脱外面的体恤衫也能把文胸脱了,真是拓扑学的完美应用啊!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把两只袖子脱了,整个上身还在体恤衫里,就可以在衣服里脱了文胸,最后再把袖子穿上。陈城对这种低智商脱法嗤之以鼻,这种脱法只能给50分。

这时电话铃声大作。陈城一下子兴奋了起来,她想肯定是高阳,不可能是任何其他人,她什么都不顾,就往铃声的方向扑。黑暗中,她被椅子撞了一下,她一只手还砸到了键盘,手中的文胸掉了,终于她摸到了话筒,果真是庄高阳,她长出了一口气。高阳在电话里安慰她,问她在哪里,说他马上就到,带着手电筒来。

高阳的回电给了陈城安全感。而安全感伴随着黑暗又给了她放纵的冲动。在黑暗中,她拉下牛仔裤的拉链,一只手婆娑着进入她的底裤,脑子里想着高阳,就在那早已湿透的私处蹭来蹭去。她坐在椅子上,头后仰,靠着椅背来回得扭,还不过瘾,她把体恤衫往上拉,半裸着上身,另一只手紧箍着乳房,欲望就像最醉人的酒香,不可遏制得在空气中弥漫开来。

突然她听到敲门声,急忙停止手中一切动作,起来走到门口。她看到门缝里漏进一丝光,问:"谁?" "我!"那是她熟悉的高阳的声音。她开了门,一束手电光照在她脸上。令高阳惊讶的是,呈现在他眼前的陈城,马尾几乎是散开的,头发凌乱,牛仔裤拉链半开着,紧绷着身体的体恤衫胸前两点小突起。他眼睛在手电光束后大大得睁着,下巴象要掉到地板上。

门在他身后迅速得关上,他关掉了手电,两个人就这样一起锁进了黑暗。他一把把陈城揽在怀里。黑暗中究竟更容易说真话还是说假话?他不知道。但是黑暗中无论是谁都会变得更敢说话。他紧紧地抱着她,说:"我好想你!"

他一边说,一边撩开了她的恤衫,双手握住她的乳房,拨弄着乳头,他的嘴巴轻轻得从她的颈部吻起,绕到她的下巴,然后从侧面转到耳垂,他轻轻咬她的耳垂,吸气呼气。在她的呻吟声中,他的嘴又移到了前面。他说:"我要摸一下你的智齿。"然后舌就在她嘴里搅动。

炙热的空气,狭小的空间,燃烧的欲望,两人身体的禁不住颤抖,呼吸越来越急促。高阳更加用力得揉捏陈城的乳房,疯狂得吮吸她的唇舌。她喘息,心跳加快,下体不自觉地抖动收缩,想吼,又不敢发出声来,只能强忍着快感的爆发。

他说:"刚才撇了一眼,你的体恤衫真好看。"就摸索着要把它脱了。女人所谓穿着好看的衣服其实就是男人看了后要脱掉的衣服。你城不许,引导着他的手往她下面去。他先是在外围抚摸,然后食指和中指就钻进去勾,勾得她春水泛滥,欲火焚身。她再也受不了了!她再也忍不住了!就要用手去解他的皮带。他居然把他的手从她的下面抽出,然后把她解皮带的手挡开。然后手

再下去勾摸。他的手指勾一下,她的身体就抖一下。她的手再次下去,先摸了下他的裆,硬硬的,然后又要去解他的皮带。他又用她的手把她的手挡住了。陈城气坏了,神志错乱,用她的脚狠狠地踢了下高阳的小腿。他"嗷"了一声,声音听上去很痛苦。陈城于心不忍,就扑上去用嘴盖住他的嘴。她慢慢摸黑解开他衬衫的扣子,这次他没有反对。她靠上去吻他的胸脯,扫过他的乳头,他忍不住要叫出声,她就感到他的小乳头竖了起来,硬了,原来男人的乳头也会勃起。她喘着气问:"男人为什么会有奶头?"他意识模糊得答:"为了区分身体的正反面。"

他把她推在墙上,把头埋在她的山峰里,拼命吮吸。手也没停,手指加快了勾动的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有力,她彻底放弃了要解开他裤裆掏出他鸡鸡的想法。身体迅速被掏空,腾空,又轻又软,一浪又一浪的潮水向她涌来。她感觉她就在冲浪,奋力地追逐那快感的波浪,追到一个波浪,她就跃上去,然后那波浪又把她推往更高的方向。追浪,疯狂得追浪,如果不追,浪是推不动这沉沉的欲望的。她完全忘记了他的存在,疯狂的扭动,放纵的追逐。终于她被一个巨浪打到了岸边,身体深处的快感不断放大,伴随着下体止不住的抽搐,她溶化瘫软在他的怀抱里。

"滋啦啦"的电流声响起,灯一下子全亮了。来电了!他一激灵,抱着她的腰,头靠在她脖子和肩膀间,突然整个身体懈怠了下去。

这时,陈城的眼睛撇到了椅子脚边地上的文胸。她弯腰把它捡起来。抬头,赫然看见他裤子上一滩湿的,心想,都这样了,还不肯脱裤子,什么毛病啊?于是她就想气他。故意当着他的面,就在白晃晃的灯光下,脱了体恤衫,穿上乳罩,又不紧不慢得再穿回体恤衫。然后她对他说:"走吧!"

门打开了,他不出去,等着她先走。她坏笑得说:"是不是要女士先行,让我在前面给你挡一挡?"他讷讷得答:"你真聪明。"走到楼梯口,她才意识到她在8楼,平时都是坐电梯上下的。刚才停电,难为他爬了8楼。

她停住脚步问他:"坐电梯还是走楼梯?"

他答:"楼梯吧。人少。"

她又笑了,就想欺负他:"你腿不软吗?"

他尴尬得答:"你别小瞧我!你呢?"

"咱们走着瞧。"她蹬蹬蹬往下走,他就紧紧跟在后面。

出了楼,陈城闻到一股槐花的香味。走到他车前,发现他车窗上贴了张超时停车罚款单。加州警察正事不干,坏人不抓,到处串来串去开罚单。庄高阳装着不经意得看了罚单一眼,就把单子塞裤兜里了。

她问他:"你投了几个币?"

他答:"就投了25分一个币。"

她忍不住笑了:"就15分钟?"

他没好气得说："谁让你衣衫不整啊？我也没想到要花那么长时间啊？"

晚上陈城躺在床上,虽然很累,可是好像还是很想他。今晚,她身体上很多缝隙被填满了,可是又好像多出更多空的地方。她回忆起他说的那句话："我好想你!" 他是想她的身体,还是想她这个人? 可是这两者又有区别吗? 她渴望他温暖的怀抱,这个怀抱到底是身体还是精神还是他的所有。她感觉他很想要她,可是他为什么不进去呢?

陈城并不知道,她给高阳打电话时,他正和他老婆在电话上。他的电话既有来电显示,又有留言,还有呼叫保持。他看见是学校的号码,就猜是陈城打来的,又不能马上挂了老婆的电话,他心里真是焦急万分。他喜欢她,甚至有点沉迷于她,可是他是有老婆的人,他害怕自己越滑越远。他天真得以为只要他的家伙不进入她的身体,他就保住了最后的底线。他不明白他是自欺欺人而已,他们吻过摸过,偷情是条不归路。出轨的火车只有到翻车才会停下。